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

風水人間不可無，也須陰鷺兩相扶。時人不解蒼天意，枉使身心著意圖。

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，有一人姓王名奉，哥哥姓王名春。弟兄各生一女，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，王奉的叫做瓊真。瓊英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，瓊真許配本郡蕭別駕之子蕭雅；都是自小聘定的。瓊英方年十歲，母親先喪，父親繼歿。那王春臨終之時，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，囑咐道：「我並無子嗣，只有此女，你把做嫡女看成。待其長成，好好嫁去潘家。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，盡數與之。有潘家原聘財禮置下莊田，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。莫負吾言！」囑罷，氣絕。殯葬事畢，王奉將侄女瓊英接回家中，與女兒瓊真作伴。

忽一年元旦，潘華和蕭雅不約而同到王奉家來拜年。那潘華生得粉臉朱脣，如美女一般，人都稱玉孩童。蕭雅一臉麻子，眼齒好似飛天夜叉模樣。一美一醜，相形起來，那標緻的越覺美玉增輝，那醜陋的越覺泥塗無色。況且潘華衣服炫麗，有心賣富，脫一通換一通。那蕭雅是老實人家，不以穿著為事。常言道：「佛是金裝，人是衣裝。」世人眼孔淺的多，只有皮相，沒有骨相。王家若男若女，若大若小，哪一個不欣羨潘小官人美貌，如潘安再出；暗暗地顛脣簸嘴，批點那飛天夜叉之醜。王奉自己也看不過，心上好不快活。

不一日，蕭別駕卒於任所，蕭雅奔喪，扶柩而回。他雖是個世家，累代清官，家無餘積，自別駕死後，日漸消索。潘百萬是個暴富，家事日盛一日。王奉忽起一個不良之心，想道：「蕭家甚窮，女婿又醜；潘家又富，女婿又標緻。何不把瓊英。瓊真暗地兌轉，誰人知道？也不教親生女兒在窮漢家受苦。」主意已定，到臨嫁之時，將瓊真充做侄女，嫁與潘家，哥哥所遺衣飾莊田之類，都把他去。卻將瓊英反為己女，嫁與那飛天夜叉為配，自己薄薄備些妝奩嫁送。瓊英但叔叔做主，敢怒而不敢言。

誰知嫁後，那潘華自恃家富，不習詩書，不務生理，專一賭為事。父親累訓不從，氣憤而亡。潘華益無顧忌，日逐與無賴小人，酒食遊戲。不上十年，把百萬家資敗得罄盡，寸土俱無。丈人屢次周給他，如炭中沃雪，全然不濟。結末迫於凍餒，瞞著丈人，要引渾家去投靠人家為奴。王奉聞知此信，將女兒瓊真接回家中養老，不許女婿上門。潘華流落他鄉，不知下落。那蕭雅勤苦攻書，後來一舉成名，直做到尚書地位；瓊英封一品夫人。有詩為證：

目前貧富非為準，久後窮通未可知。

顛倒任君瞞昧做，鬼神昭監定無私。

看官，你道為何說這王奉嫁女這一事？只為世人但顧眼前，不思日後，只要損人利己。豈知人有百算，天只有一算。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條路，天未必隨你走哩，還是平日行善為高。今日說一段話本，正與王奉相反，喚做《兩縣令競義婚孤女》。

這樁故事，出在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五代之季。其時周太祖郭威在位，改元廣順。雖居正統之尊，未就混一之勢。四方割據稱雄者，還有幾處，共是五國三鎮。

哪五國？周郭威 南漢劉晟 北漢劉 南唐李升 蜀孟知祥

哪三鎮？吳越錢 湖南周行逢 荆南高季昌

單說南唐李氏有國，轄下江州地方。內中單表江州德化縣一個知縣，姓石名璧，原是撫州臨川縣人氏，流寓建康。四旬之外，喪了夫人，又無兒子，止有八歲親女月香，和一個養娘隨任。那官人為官清正，單吃德化縣中一口水。又且聽訟明決，雪冤理滯，果然政簡刑清，民安盜息。退堂之暇，就抱月香坐於膝上教他識字，又或叫養娘和他下棋、蹴鞠，百般頑耍，他從旁教導。只為無娘之女，十分愛惜。一日，養娘和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毬兒為戲。養娘一脚踢起，得劫重了些，那毬擊地而起，連跳幾跳，的溜溜滾去，滾入一個地穴裡。那地穴約有二三尺深，原是埋缸貯水的所在。養娘手短攬他不著，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毬兒，石璧道：「且住！」問女兒月香道：「你有甚計較，使毬兒自走出來麼？」月香想了一想，便道：「有計了！」即教養娘去提過一桶水來，傾在穴內。那毬便浮在水面。再傾一桶，穴中水滿，其毬隨水而出。石璧本是要試女孩兒的聰明，見其取水出毬，智意過人，不勝之喜。

閒話休敘。那官人在任不上二年，誰知命裡官星不現，飛禍相侵。忽一夜倉中失火，急救時，已燒損官糧千餘石。那時米貴，一石值一貫五百。亂離之際，軍糧最重。南唐法度，凡官府破耗軍糧至三百石者，即行處斬。只為石璧是個清官，又且火災天數，非關本官私弊。上官都替他分解保奏。唐主怒猶未息，將本官削職，要他賠償。估價共該一千五百餘兩。把家私變賣，未盡其半。石璧被本府軟監，追逼不過，鬱成一病，數日而死。遺下女兒和養娘二口，少不得著落牙婆官賣，取價償官。這等苦楚，分明是：

屋漏更遭連夜雨，船遲又遇打頭風。

卻說本縣有個百姓，叫做賈昌，昔年被人誣陷，坐假人命事，問成死罪在獄，虧石知縣到任，審出冤情，將他釋放。賈昌銜保家活命之恩，無從報效。一向在外為商，近日方回。正值石知縣身死，即往撫屍慟哭，備辦衣裳棺木，與他殯殮。合家掛孝，買地營葬。又聞得所欠官糧尚多，欲待替他賠補幾分，怕錢糧干紀，不敢開端惹禍。見說小姐和養娘都著落牙婆官賣，慌忙帶了銀子，到李牙婆家，問要多少身價。李牙婆取出朱批的官票來看：養娘十六歲，只判得三十兩；月香十歲，到判了五十兩。卻是為何？月香雖然年小，容貌秀美可愛；養娘不過粗使之婢，故此判價不等。賈昌並無吝色，身邊取出銀包，兌足了八十兩紋銀，交付牙婆，又謝他五兩銀子，即時領取二人回家。李牙婆把兩個身價交納官庫。地方呈明石知縣家財人口變賣都盡，上官只得在別項挪移貼補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月香自從父親死後，沒一刻不啼啼哭哭。乞日又不認得賈昌是甚麼人，買他歸去，必然落於下賤，一路痛哭不已。養娘道：「小姐，你今番到人家去，不比在老爺身邊，只管啼哭，必遭打罵。」月香聽說，愈覺悲傷。誰知賈昌一片仁義之心，領到家中，與老婆相見，對老婆說：「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，那一個就是伏侍小姐的養娘。我當初若沒有恩人，此身死於縋縲。今日見他小姐，如見恩人之面。你可另收拾一間香房，教他兩個住下，好茶好飯供待他，不可怠慢。後來倘有親族來訪，那時送還，也盡我一點報效之心。不然之時，待他長成，就本縣擇個門當戶對的人家，一夫一婦，嫁他出去，恩人墳墓也有個親人看覷。那個養娘依舊得他伏侍小姐，等他兩個作伴，做些女工，不要他在外答應。」

月香生成伶俐，見賈昌如此吩咐老婆，慌忙上前萬福道：「奴家賣身在此，為奴為婢，理之當然。蒙恩人擡舉，此乃再生之恩。乞受奴一拜，收為義女。」說罷，即忙下跪。賈昌哪裡肯要他拜？別轉了頭，忙教老婆扶起道：「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，這螻蟻之命，都出老相公所賜。就是這位養娘，小人也不敢怠慢，何況小姐！小人怎敢妄自尊大。暫時屈在寒家，只當賓客相待。望小姐勿責怠慢，小人夫妻有幸。」月香再三稱謝。賈昌又吩咐家中男女，都稱為石小姐。那小姐稱賈昌夫婦，但呼賈公賈婆，不在話下。

原來賈昌的老婆，素性不甚賢慧。只為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，自己無男無女，有心要收他做個螟蛉女兒。初時甚是歡喜，聽說賓客相待，先有三分不耐煩了；卻減不得石知縣的恩，沒奈何依氣劬夫言語，勉強奉承。後來賈昌在外為商，每得好綢好絹，先盡上好的寄與石小姐做衣服穿。比及回家，先問石小姐安否。老婆心下漸漸不平。又過些時，把馬腳露出來了。但是賈昌在家，朝饗夕餐，也還成個規矩，口中假意奉承幾句。但背了賈昌時，茶不茶，飯不飯，另是一樣光景了；養娘常叫出外邊雜差雜使，不容他一刻空閑，又每日間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針黹還他；倘手遲腳慢，便去捉雞罵狗，口裡好不乾淨哩。正是：

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。

養娘受氣不過，稟知小姐，欲待等賈公回家，告訴他一番。月香斷不肯，說道：「當初他用錢買我，原不指望他擡舉。今日賈婆雖有不到之處，卻與賈公無干。你若說他，把賈公這段美情都沒了。我與你命薄之人，只索忍耐為上。」

忽一日，賈公做客回家，正撞著養娘在外汲水，面龐比前甚是黑瘦了。賈公道：「養娘，我只教你伏侍小姐，誰要你汲水？且放著水桶，另叫人來擔罷！」養娘放了水桶，動了個怠傷之念，不覺滴下幾點淚來。賈公要盤問時，他把手拭淚，忙忙的奔進去了。賈公心中甚疑，見了老婆，問道：「石小姐和養娘沒有甚事麼？」老婆回言：「沒有。」初歸之際，事體多頭，也就攔過一邊。

又過了幾日，賈公偶然近處人家走動，回來不見老婆在房，自往廚下去尋他說話。正撞見養娘從廚下來，也沒有托盤，右手拿一大碗飯，左手一隻空碗，碗上頂一碟腌菜葉兒。賈公有心閃在隱處看時，養娘走進石小姐房中去了。賈公不省得這飯是誰吃的，一些葷腥也沒有。那時不往廚下，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，向門縫裡張時，只見石小姐將這碟腌菜葉兒過飯。心中大怒，便與老婆鬧將起來。老婆道：「葷腥盡有，我又不是不捨得與他吃！那丫頭自不來擔，難道要老娘送進房去不成？」賈公道：「我原說過來，石家的養娘，只教他在房中與小姐作伴。我家廚下走使的又不少，誰要他出房擔飯！前日那養娘嚙著兩眼淚在外街汲水，我已疑心，是必家中把他難為了，只為匆忙，不曾細問得。原來你恁地無恩無義，連石小姐都怠慢！見放著許多葷菜，卻教他吃白飯，是甚道理？我在家尚然如此，我出外時，可知連飯也沒得與他們吃飽。我這番回來，見他們著實黑瘦了。」老婆道：「別人家丫頭，哪要你恁般疼他，養得白白壯壯，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麼？」賈公道：「放屁！說的是甚麼話！你這樣不通理的人，我不與你講嘴。自明日為始，我教當值的每日另買一份肉菜供給他兩口，不要在傢伙中算賬，省得奪了你的口食，你又不歡喜。」老婆自家覺得有些不是，口裡也含糊的哼了幾句，便不言語了。從此賈公吩咐當值的，每日肉菜分做兩份。卻叫廚下丫頭們，各自安排送飯。這幾時，好不齊整。正是：

人情若比初相識，到底終無怨恨心。

賈昌因牽掛石小姐，有一年多不出外經營。老婆卻也做意修好，相忘於無言。月香在賈公家，一住五年，看看長成。賈昌意思要密訪個好主兒，嫁他出去了，方才放心，自家好出門做生理。這也是賈公的心事，背地裡自去勾當。曉得老婆不賢，又與他商量怎的。若是湊巧時，賠些妝奩嫁出去了，可不乾淨？何期姻緣不偶。內中也有緣故：但是出身低微的，賈公又怕辱沒了石知縣，不肯俯就；但是略有些名目的，哪個肯要百姓人家的養娘為婦，所以好事難成。賈公見姻事不就，老婆又和順了，家中供給又立了常規，捨不得擔擱生意，只得又出外為商。未行數日之前，預先叮嚀老婆有十來次，只教好生看待石小姐和養娘兩口。又請石小姐出來，再三撫慰，連養娘都用許多好言安放。又吩咐老婆道：「他骨氣也比你重幾百分哩，你切莫慢他。若是不依我言語，我回家時，就不與你認夫妻了。」又喚當值的和廚下丫頭，都吩咐遍了方才出門。

臨歧費盡叮嚀語，只為當初受德深。

卻說賈昌的老婆，一向被老公在家作興石小姐和養娘，心下好生不樂，沒奈何，只得由他，受了肚子的腌昏悶之氣。一等老公出門，三日之後，就使起家主母的勢來。尋個茶遲晏小小不是的題目，先將廚下丫頭試法，連打幾個巴掌，罵道：「賤人，你是我手內用錢討的，如何恁地托大！你恃了那個小主母的勢頭，卻不用心伏侍我？要飯吃時？等他自擔，不要你們獻勤，卻耽誤老娘的差使！」罵了一回，就乘著熱鬧中，喚過當值的，吩咐將賈公派下另一份肉菜錢，乾折進來，不要買了。當值的不敢不依。且喜月香能甘淡薄，全不介意。

又過了些時，忽一日，養娘擔洗臉水，遲了些，水已涼了。養娘不合哼了一句。那婆娘聽得了，特地叫來發作道：「這水不是你擔的。別人燒著湯，你便胡亂用些罷。當初在牙婆家，哪個燒湯與你洗臉？」養娘耐嘴不住，便回了幾句言語道：「誰要他們擔水燒湯！我又不是不曾擔水過的，兩隻手也會燒火。下次我自擔水自燒，不費廚下姐姐妹們力氣便了。」那婆娘提醒了他當初曾擔水過這句話，便罵道：「小賤人！你當先擔得幾桶水，便在外面做身做分，哭與家長知道，連累老娘受了百般嘔氣，今日老娘要討個賬兒。你既說會擔水，會燒火，把兩件事都交在你身上。每日常用的水，都要你擔，不許缺乏。是火，都是你燒。若是難為了柴，老娘卻要計較。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長回家時，你再啼啼哭哭告訴他便了，也不怕他趕了老娘出去！」月香在房中，聽得賈婆發作自家的丫頭，慌忙移步上前，萬福謝罪，招稱許多不是，叫賈婆莫怪。養娘道：「果是婢子不是了！只求看小姐面上，不要計較。」那老婆愈加忿怒，便道：「甚麼小姐，小姐！是小姐，不到我家來了。我是個百姓人家，不曉得小姐是甚麼品級，你動不動把來壓老娘。老娘骨氣雖輕，不受人壓量的，今日要說個明白。就是小姐也說不得，費了大錢討的。少不得老娘是個主母，賈婆也不是你叫的。」月香聽得話不投機，含著眼淚，自進房去了。

那婆娘吩咐廚中，不許叫「石小姐」，只叫他「月香」名字。又吩咐養娘只在廚下專管擔水燒火，不許進月香房中。月香若要飯吃時，待他自到廚房來取。其夜，又叫丫頭搬了養娘的被窩到自己房中去。月香坐個更深，不見養娘進來，只得自己閉門而睡。又過幾日，那婆娘喚月香出房，卻教丫頭把的房門鎖了。月香沒了房，只得在外面盤旋。夜間就同養娘一鋪睡。睡起時，就叫他拿東拿西，役使他起來。在他矮檐下，怎敢不低頭。月香無可奈何，只得伏低伏小。那婆娘見月香隨順，心中暗喜，驀地開了他房門的鎖，把他房中搬得一空。凡丈夫一向寄來的好綢好緞，曾做不曾做得，都遷入自己箱籠，被窩也收起了不還他。月香暗暗叫苦，不敢則聲。

忽一日，賈公書信回來，又寄許多東西與石小姐。書中囑咐老婆：「好生看待，不久我便回來。」那婆娘把東西收起，思想道：「我把石家兩個丫頭作賤夠了，丈夫回來，必然斷鬧。難道我懼怕老公，重新奉承他起來不成？那老忘八把這兩個瘦馬養著，不知作何結束！他臨行之時，說道若不依我言語，就不與我做夫妻了。一定他起了甚麼不良之心。那月香好副嘴臉，年已長成。倘或有意留他，也不見得，那時我爭風吃醋便遲了。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把他兩個賣去他方，老忘八回來也只一怪，拚得斷鬧一場罷了。難道又去贖他回來不成？好計，好計！」正是：

眼孔淺時無大量，心田偏處有奸謀。

當下那婆娘吩咐當值的：「與我喚那張牙婆到來，我有話說。」不一時，當值的將張婆引到。賈婆教月香和養娘都相見了，卻發付他開去，對張婆說道：「我家六年前，討下這兩個丫頭。如今大的忒大了，小的又嬌嬌的，做不得生活。都要賣他出去，你與我快尋個主兒。」原來當先官賣之事，是李牙婆經手，此時李婆已死，官私做媒，又推張婆出尖了。張婆道：「那年紀小的，正有個好主兒在此，只怕大娘不肯。」賈婆道：「有甚不肯？」張婆道：「就是本縣大尹老爺復姓鍾離，名義，壽春人氏，親生一位小姐，許配德安縣高大尹的長公子，在任上行聘的，不日就要來娶親了。本縣嫁妝都已備得十全，只是缺少一個隨嫁的養娘。昨日大尹老爺喚老媳婦當官吩咐過了，老媳婦正沒處尋。宅上這位小娘子，正中其選。只是異鄉之人，大娘不捨得與他。」賈婆想道：「我正要尋個遠方的主顧，來得正好！況且知縣相公要了人去，丈夫回來，料也不敢則聲。」便道：「做官府家的陪嫁，勝似在我家十倍，我有甚麼不捨得？只是不要虧了我的原價便好。」張婆道：「原價許多？」賈婆道：「十來歲時，就是五十兩討的，如今飯錢又弄一主在身上了。」張婆道：「吃的飯是算不得賬。這五十兩銀子在老媳婦身上。」賈婆道：「那一個老丫頭也替我覓個人家便好。他兩個是一夥兒來的。去了一個，那一個，那一個也養不住了。濶濶年紀一二十之外，又是要老公的時候，留他甚麼！」張婆道：「那個要多少身價？」賈婆道：「原是三十兩銀子討的。」牙婆道：「粗貨兒，直不得這許多。若是減得一半，老媳婦倒有個外甥在身邊，三十歲了。老媳婦原許下與他娶一房妻小的，因手頭不寬展，捱下去。這倒是雌雄一對兒。」賈婆道：「既是你的外甥，便讓你五兩銀子。」張婆道：「連這小娘子的媒禮在內，讓我十兩罷！」賈婆道：「也不為大事，你且說合起來。」張婆道：「老媳婦如今先去回覆知縣相公。若講得成時，一手交錢，一手就要交貨的。」賈婆道：「你今晚還來不？」張婆道：「今晚還要與外甥商量，來不及了，明日早來回話。多分兩個都要成的。」說罷，別去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大尹鍾離義到任有一年零三個月了。前任馬公，是頂那石大尹的缺。馬公升任去後，鍾離義又是頂馬公的缺。鍾離大尹與德安高大尹原是個同鄉。高大尹下二子，長曰高登，年十八歲；次曰高升，年十六歲。這高登便是鍾離公的女婿。自來鍾離公未曾有子，止生此女，小字瑞枝，方年一十七歲，選定本年十月望日出嫁。此時九月下旬，吉期將近。鍾離公吩咐張婆，急切要尋個陪嫁。張婆得了賈家這頭門路，就去回覆大尹。大尹道：「若是人物好時，就是五十兩也不多。明日庫上來領價，晚上就要進門的。」張婆道：「領相公鈞旨。」當晚回家，與外甥趙二商議，有這相應的親事，要與他完婚。趙二先歡喜了一夜。次早，趙二便去整理衣褶，準備做新郎。張婆到家中，先湊足了二十兩身價，隨即到縣取知縣相公鈞帖，到庫上兌了五十兩銀子，來到賈家，把這兩項銀子交付與賈婆，分疏得明明白白。賈婆都收下了。

少頃，縣中差兩名皂隸，兩個轎夫，擡著一頂小轎，到賈家門首停下。賈家初時都不通月香曉得，臨期竟打發他上轎。月香正不知教他哪裡去，和養娘兩個，叫天叫地，放聲大哭。賈婆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和張婆兩個，你一推，我一攬，攙他出了大門。張婆方才說明：「小娘子不要啼哭了！你家主母，將你賣與本縣知縣相公處做小姐的陪嫁。此去好不富貴！官府衙門，不是耍處，事到其間，哭也無益。」月香只得收淚，上轎而去。

轎夫擡進後堂。月香見了鍾離公，還只萬福。張婆在榜道：「這就是老爺了，須下個大禮！」月香只得磕頭。立起身來，不覺淚珠滿面。張婆教化了淚眼，引入私衙，見夫人和瑞枝小姐。問其小名，對以「月香」。夫人道：「好個『月香』二字！不必更換，就發他伏侍小姐。」鍾離公厚賞張婆，不在話下。

可憐宦室嬌香女，權作閨中使令人。張婆出衙，已是酉牌時分。再到賈家，只見那養娘正思想小姐，在廚下痛哭。賈婆對他說道：「我今把你嫁與張媽媽的外甥，一夫一婦，比月香到勝幾分，莫要悲傷了！」張婆也勸慰了一番。趙二在混堂內洗了個淨浴，打扮得帽兒光光，衣衫簇簇，自家提了一盞燈籠前來接親。張婆就教養娘拜別了賈婆。那養娘原是個大腳，張婆扶著步行到家，與外甥成親。

話休絮煩。再說月香小姐自那日進了鍾離相公衙內，次日，夫人吩咐新來婢子，將中堂打掃。月香領命，攜箒而去。鍾離義梳洗已畢，打點早衙理事，步出中堂，只見新來婢子呆呆的把著一把掃箒，立於庭中。鍾離公暗暗稱怪，悄地上前看時，原來庭中有一個土穴，月香對了那穴，汪汪流淚。鍾離公不解其故，走入中堂，喚月香上來，問其緣故。月香愈加哀泣，口稱不敢。鍾離公再三詰問，月香方才收淚而言道：「賤妾幼時，父親曾於此地教妾蹴毬為戲，誤落毬於此穴。父親問道：『你可有計較，使毬自出於穴，不須拾取？』賤妾云：『有計。』即遣養娘取水灌之。水滿毬浮，自出穴外。父親謂妾聰明，不勝之喜。今雖年久，尚然記憶。睹物傷情，不覺哀泣。願相公俯賜矜憐，勿加罪責！」鍾離公大驚道：「汝父姓甚名誰？你幼時如何得到此地？須細細說與我知！」月香道：「妾父姓石名璧，六年前在此作縣。只為天火燒倉，朝廷將父革職，勒令賠償。父親病鬱而死，有司將妾和養娘官賣到本縣賈公家。賈公向被冤繫，蒙我父活命之恩，故將賤妾甚相看待，撫養至今。因賈公出外為商，其妻不能相容，將妾轉賣於此。只此實情，並無欺隱。」

今朝訴出衷腸事，鐵石人知也淚垂。

鍾離公聽罷，正是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：「我與石璧一般是個縣尹。他只為遭時不幸，遇了天災，親生女兒就淪於下賤。我若不聞不見，倒也罷了！天教他到我衙裡。我若不扶持他，同官體面何存！石公在九泉之下，以我為何如人！」當下請夫人上堂，就把月香的來歷細細敘明。夫人道：「似這等說，他也是個縣令之女，豈可賤婢相看。目今女孩兒嫁期又逼，相公何以處之？」鍾離公道：「今後不要月香服役，可與女孩兒姊妹相稱，下官自有處置。」即時修書一封，差人送到親家高大尹處。高大尹拆書觀看，原來是求寬嫁娶之期。書上寫道：

婚男嫁女，雖父母之心；捨己成人，乃高明之事。近因小女出閣，預置媵婢月香。見其顏色端麗，舉止安詳，心竊異之。細訪來歷，乃知即兩任前石縣令之女。石公廉吏，因倉火失官喪軀，女亦官賣，轉展售於寒家。同官之女，猶吾女也。此女年已及笄，不惟不可屈為媵婢，且不可使吾女先此女而嫁。僕今急為此女擇婿，將以小女薄奩嫁之。令郎姻期，少待改卜。特此拜懇，伏惟情諒。鍾離義頓首。

高大尹看了道：「原來如此！此長者之事，吾奈何使鍾離公獨擅其美！」即時回書云：

鸞鳳之配，雖有佳期；狐兔之悲，豈無同志？在親翁既以同官之女為女，在不佞寧不以親翁之心為心？三覆示言，令人悲惻。此女廉吏血胤，無慚閨闈。願親家即賜為兒婦，以踐始期；令愛別選高門，庶幾兩便。昔蓬伯玉恥獨為君子，僕今者願分親翁之誼。高原頓首。

使者將回書呈與鍾離公看了。鍾離公道：「高親家願娶孤女，雖然義舉；但吾女他兒，久已聘定，豈可更改？還是從容待我嫁了石家小姐，然後另備妝奩，以完吾女之事。」當下又寫書一封，差人再達高親家。高公開書讀道：

娶無依之女，雖屬高情；更已定之婚，終乖正道。小女與令郎，久諧鳳卜，准擬鸞鳴。在今郎停妻而娶妻，已違古禮；使小女捨婿而求婿，難免人非。請君三思，必從前議。義惶恐再拜。

高公讀畢，嘆道：「我一時思之不熟。今聞鍾離公之言，慚愧無地。我如今有個兩盡之道，使鍾離公得行其志，而吾亦同享其名。萬世而下，以為美談。」即時覆書云：

以女易女，僕之慕誼雖殷；停妻娶妻，君之引禮甚正。僕之次男高升，年方十七，尚未締姻。今愛歸我長兒，石女屬我次子。佳兒佳婦，兩對良姻；一死一生，千秋高誼。妝奩不須求備，時日且喜和同。伏冀俯從，不須改卜。原惶恐再拜。

鍾離公得書，大喜道：「如此分處，方為雙美。高公義氣，真不愧古人。吾當拜其下風矣！」當下即與夫人說知，將一副妝奩，剖為兩份，衣服首飾，稍稍增添。二女一般，並無厚薄。到十月望前兩日，高公安排兩乘花花細轎，笙簫鼓吹，迎接兩位新人。鍾離公先發了嫁妝去後，隨喚出瑞枝、月香兩個女兒，教夫人吩咐他為婦之道。二女拜別而行。月香感念鍾離公夫婦恩德，十分難捨，號哭上轎。一路趨行，自不必說。到了縣中，恰好湊著吉日良時，兩對小夫妻，如花如錦，拜堂合巹。高公夫婦歡喜無限。正是：

百年好事從今定，一對姻緣天上來。

再說鍾離公嫁女三日之後，夜間忽得一夢，夢見一位官人，幘頭象簡，立於面前，說道：「吾乃月香之父石璧是也。生前為此縣大尹，因倉糧失火，賠償無措，鬱鬱而亡。上帝察其清廉，憫其無罪，敕封吾為本縣城隍之神。月香，吾之愛女，蒙君高誼，拔之泥中，成其美眷，此乃陰德之事，吾已奏聞上帝。君命中本無子嗣，上帝以公行善，賜公一子，昌大其門。君當致身高位，安享遐齡。鄰縣高公，與君同心，願娶孤女，上帝嘉悅，亦賜二子高官厚祿，以酬其德。君當傳與世人，廣行方便，切不可凌弱暴寡，利己損人。天道昭昭，纖毫洞察。」說罷，再拜。鍾離公答拜起身，忽然踏了衣服前幅，跌上一交，猛然驚醒，乃是一夢。即時說與夫人知道，夫人亦嗟呀不已。待等天明，鍾離公打轎到城隍廟中焚香作禮，捐出俸資百兩，命道士重新廟宇，將此事勒碑，廣諭眾人。又將此夢備細，寫書報與高公知道。高公把書與兩個兒子看了，各各驚訝。鍾離夫人年過四十，忽然得孕生子，取名天賜。後來鍾離義歸宋，仕至龍圖閣大學士，壽享九旬。子天賜，為大宋狀元。高登、高升俱仕宋朝，官至卿宰。此是後話。

且說賈昌在客中，不久回來，不見了月香小姐和那養娘。詢知其故，與婆娘大鬧幾場。後來知得鍾離相公將月香為女，一同小姐嫁與高門。賈昌無處用情，把銀二十兩，要贖養娘送還石小姐。那趙二恩愛夫妻，不忍分拆，情願做一對投靠。張婆也禁他不住。賈昌領了趙二夫妻，直到德安縣，稟知大尹高公。高公問了備細，進衙又問媳婦月香，所言相同。遂將趙二夫妻收留，以金帛厚酬賈昌。賈昌不受而歸。從此賈昌惱恨老婆無義，立誓不與他相處。另招一婢，生下兩男。此亦作善之報也。後人有詩嘆云：

人家嫁娶擇高門，誰肯周全孤女婚？

試看兩公陰德報，皇天不負好心人。